

# 漳湖旧事二则

● 椿桦

## 双抢

再过五六天就立秋了。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大概还跟在父母后面紧张地插着晚稻田。由于我家田地多劳动力少，所以每年“双抢”总是临近立秋才能结束。

“晚稻不过秋，过秋九不收。必须在立秋前把所有的田都插完。”父亲常常对我们说。每每忆及这句话，我眼前多半会闪现那片像变魔术一般由黄转绿的田野。

要抢种，先抢收。当梅雨季节进入尾声，一年一度的“双抢”就开始了。风吹稻浪，遍野金黄——记忆中，那片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观，像极了梵高画笔下的田野。于我而言，却无美感可言，甚至掺杂着几分惧怕。在炎炎烈日之下，这黄色的田野闪出太阳一样刺目的光芒，站在沉甸甸的稻穗面前，我流汗的身体总是忍不住地打寒战。

记不清我是几岁开始参加“双抢”的，印象中的“双抢”更多地停留在未成年时期。每当季节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光景，知了的叫声疲软乏力，暑假就开始了，接踵而来的便是“双抢”。暑假约等于“忙假”，它和“双抢”近乎无缝对接。那时候，农村孩子的暑假与“休假”无关，与“血与火”的“烤验”有关。

对于漳湖的孩子来说，“双抢”尤其令人瑟瑟发抖，因为漳湖田园广阔，包产到户之后，人口较多的家庭，田地面积都在二十亩以上，而且这些田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远的田地离家有好几里地，远到没时间回家吃饭，只能就地埋锅造饭。为了多产粮，几乎所有家庭都将大部分田地用于种植双季稻。更可怕的是，漳湖田园地势极低容易积水，如果是在雨水刚结束后收割，泥土还是烂的，脚容易陷进去；如果是涝灾过后，则要在没膝的水中“捞割”稻穗子了。

提前收拾好晒谷场，给脱粒机上好油，再将镰刀一一磨亮，父亲在一个清晨领着面色发黄的孩子们，来到自家田地。他弯下腰，割下第一棵稻穗，拉开了我们家的“双抢”序幕。

“双抢”启幕之后，村庄变得安静起来，喧闹声转移到了田野。刷刷刷的割稻声与嗡嗡嗡的机器脱粒声从各家各户的稻田传出，交织在一起，合成田园交响曲。在我童年时期，水稻脱粒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用最原始的撵打屎桶方式，直

则成了劳动骨干，累得差点吐血，一直“挣扎”到临近立秋。

扛稻包、拉板车、将粪肥运到三里地之外、天气突变时抢收晒谷场上的稻子……这些我亲身干过的重活累活，即便是过了三十余年，依然让我感到疲惫。如果说“双抢”记忆中最大的享受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收工后跳到河里洗个澡，洗去一身的汗臭和疲惫。

艰苦奋战一个月，“双抢”总算结束。每每站在前河堤上，望着那一转眼就换了绿装的田野，内心免不了要钦佩父老乡亲的伟大，但更大的感受却是，做农民实在太苦了，无论如何我都要努力走出这片田野……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我的父老乡亲，如今双季稻已退出家乡的历史，你们守望的田园早已失去昔日的喧哗。沟渠中的水越流越细，条条阡陌越来越瘦，狗尾草与蒲公英却是一年比一年茂盛。板车辙与牛蹄印里长出了细密的杂草，在夏风中婆娑、幽咽，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年我们抢收抢种的往事。

## 罩子灯

又是一年清明节。傍晚，我独坐书房，追思遥祭。今年是父亲去世的二十周年，二十年虽然很久远，但是父亲的面容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在时光遂道的深处，总有一些明亮的东西伴随着他，比如刀锋、玻璃杯、罩子灯，这些东西曾经照亮我的前行之路，后来就一直照耀着记忆中的父亲。

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如果此刻我需要一盏灯，我希望是一盏罩子灯；如果此刻我要回忆，我想回忆一下父亲的罩子灯。

父亲是一名农民兼木匠，与各种刀具和铁器打了一辈子交道。别看他干的是粗活与脏活，对待家庭生活却颇为讲究，比如，他每天早上会把家里的茶杯洗得锃明瓦亮，傍晚收工时会把农具或木工工具擦拭得一尘不染。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家里的罩子灯在他的悉心呵护下，总是散发出夺目的白光。

罩子灯是油灯的升级版，在没有通电的年月里，油灯是乡村唯一的照明工具。小时候，我见过的油灯有菜油灯、柴油灯和煤油灯。菜油灯是最原始的灯具——在一个小碟子里盛放少量菜油，再在油里放一条灯芯草，便可点燃用于照明。其缺点是亮度大小，所谓“一灯如

豆”便是对此灯光的生动写照。与菜油灯相比，柴油灯在亮度上大有进步，但是烟太大，没有推广价值。而煤油灯在燃烧时所产生的烟较小，可以用玻璃罩罩住火苗，使之产生聚光作用和防风作用，并且玻璃罩不容易被熏黑，因此亮度更高，应用更广泛。这样的煤油灯也叫罩子灯。

那时候我总觉得，父亲对待罩子灯比对待儿女们还要细心。天一擦黑，无论收工后多么累，父亲照例会将会罩子灯拿到门口，借着天光清洁一番。先是将大肚子玻璃灯座擦一遍，再用旋钮扭出灯芯，拿剪刀将燃烧过后的黑色灯花剪掉，接下来就是擦拭灯罩。这是最重要且耗时最长的步骤。父亲用嘴对着灯罩的圆口，朝里面哈一口气，接着就将干净的抹布伸进去，小心翼翼地转动。玻璃罩在抹布的摩擦下，发出“布谷布谷”的声音，十分好听。擦完之后，他还要眯着眼仔细检查一番，确认玻璃罩纤尘不染、透明度达到极致，才肯罢手。

擦灯罩这活儿，孩子们其实也可以干，但是父亲对我们的“笨手笨脚”不放心，特别是有一次我因用力过猛将灯罩擦破裂了之后，灯罩破裂容易伤手，父亲因此也不敢冒险给我们练手。擦灯罩确实是技术活儿，那玻璃很薄，罩口又小，擦拭的时候要掌握好力度，还要有很好的耐心。父亲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所以擦灯罩总是亲力亲为，并且不厌其烦。起初是每天擦一盏灯的灯罩——因为经济条件差，只有堂屋的灯盏配有玻璃罩。后来随着四个孩子陆续入学、升学，无罩的煤油灯难以满足夜晚写作业的需求，父亲先后添置了两个灯罩。这样一来，擦灯罩就成了一件不小的任务。

由于父亲擦得勤，我家的灯罩很少出现被熏黑的情形，只有当父亲离家多日，罩子灯才会暗淡下来。比如，去江南驮树，或者去外乡挑坝，父亲必须在当地住宿，家里的罩子灯就失去了呵护。母亲对灯光的亮度没那么讲究，并且也因为忙，所以不怎么打理灯罩。父亲一回来，罩子灯就有了鲜明变化。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灯芯，罩上玻璃罩，微弱的灯火顿时大放光明，令四壁生辉。

记忆中的夜晚，我家的屋子总是比别人家明亮，从村外走夜路回家，我们的脚步习惯于朝那最亮的光点前行。

罩子灯的光明温暖了全家人的生活，照耀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如今想来，父亲对罩子灯的悉心呵护，何尝不是对家人的一种体贴！

# 捡地皮菇

● 汪晓春

春末夏初，天空时常布满乌云，雷声隆隆，似乎要撕裂那厚重的天幕。这样的天气，我会常常想起那幼时放学后捡拾地皮菇的时光，踏着湿润的土地，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雷雨过后，草地间会悄悄长出许多地皮菇。

地皮菇，中医上被称之为地衣，看似不起眼的它，实则是大自然的馈赠。它们宛如大地的精灵，给人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美味。它生于草地，长于春夏之交，特别是雷雨过后，仿佛是吸收了天地的精华，一夜之间便密密麻麻地铺满了草地。捡拾地皮菇，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多的是体验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觉。每次雨后，我都迫不及待地奔向那片熟悉的草地，寻找那些小小的地皮菇。它们像是大地母亲精心绣制的地毯上的花纹，点缀着家乡每一寸土地。

记得小时候，放学后我们常常去捡地皮菇。一边弯着腰仔细寻找它们的身影，一边听着鸟儿欢快的歌声“割麦插棵割麦插棵”。那时候，我们家乡凉泉乡太阳山的北面，虎山和狮子山中间的狮山水库坝整大片整大片的草皮地上，总是长满了地皮菇，尤其是在牛羊骡子拉过粪便的地方，它们更是格外的多。我喜欢蹲下来，仔细观察那些地皮菇。它们有的紧紧依偎在一起，仿佛是兄弟姐妹般亲密无间；有的则独自挺立，犹如孤独的舞者，在风雨中独舞。它们的形状也各异，有的扁平如盘，有的则卷曲如螺。每一个都充满了大自然的神奇和魅力。

捡拾的过程中，我会遇到各种小惊喜。有时，我会在草丛中发现一片密密麻麻的地皮菇，仿佛是找到了宝藏一般兴奋；有时，我会在牛羊粪便旁捡到特别大的一个，那种满足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每一次的捡拾，都是一次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慷慨和恩赐。那时，我们手持小竹篮，眼尖手快地在草地上寻找着。地皮菇大多呈黑色或深褐色，小小的，像一片片被风卷起的落叶，又似星星点点洒落在地上的碎布角。有时，它们会藏在草丛中，需要我们细心寻觅；有时，它们又会成片地出现，似乎是大自然的玩笑，又似是对勤劳者的奖赏。捡拾地皮菇，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与大自然

的亲近。那些地皮菇，仿佛是大地母亲的微笑，温暖而亲切。回到家后，母亲会清洗地皮菇，准备烹饪。炒地皮菇的过程简单而美好，柴火土砖灶台锅中的热气伴随着香味四溢，直通屋顶的烟囱袅袅炊烟把屋里屋外都填满了让人垂涎欲滴的气味。那一刻，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大地母亲的温暖和关怀，让这小小的地皮菇，传递给我无尽的爱与力量。母亲将地皮菇与韭菜一同翻炒。那香味，是春天和夏天的味道，是大地和阳光的味道。一口咬下，滑嫩爽口，回味无穷。有时，我们也会将地皮菇晒干，储存起来。待到冬日，只需在水中浸泡一下，便可重新焕发生机，重新成为餐桌上的佳肴。

时光流逝，那些曾经的美好回忆依然萦绕在心头。每当看到地皮菇，我便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时光。地皮菇，是一种食物，更是我心中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愫。它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慷慨与美好，也让我懂得了珍惜和感恩。生活匆忙，请你不妨停下脚步，去寻找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美好，让心灵得到一些宁静与满足。如今，我都离开了那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地方。但每当春夏之交，雷雨过后，我总会想起那片草地和那些小小的地皮菇和那个时候捡拾地皮菇的时光。那些小小的地皮菇，是你我童年纯真而美好的回忆。

时光流转中，日子终成记忆。捡拾地皮菇，捡拾的不仅是一种食材，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恩。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与大自然之间的一份特殊情感。想起它们，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温暖和感动。今天的快节奏，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那些简单的快乐。但只要我愿意放慢脚步，去关注身边的美好，去体验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回那份纯真和感动。就像那些小小的地皮菇一样，它们虽然平凡，但却能够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温暖。

那些日子，就像那些地皮菇，虽平凡，却充满了生活的味道。它们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温暖而持久。就像那炒过的地皮菇，虽然经过时间的洗礼，但那份味道，那份情感，却永远不会改变。保持那份纯真与善良，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 山村住进一句诗里(组诗)

● 吴海龙

## 一条山路

雨洗泥土，洗枝头，也洗涧水  
和一个人的目光

南坡总是忙碌。湿漉漉的光  
湿漉漉的鸟儿对答，沿小路奔跑

奔跑的还有追着晨光上学的少年  
村庄头顶炊烟是另一条引领向上的山路

路上，他们挑逗过蚂蚁打架  
又学蚂蚁，如何跟一捆柴草较劲

弯下腰，炊烟领走了从北方过来的风

念过书的身板，长成村庄爬坡过坎的山路

如今，山路弯进了新的时光  
炊烟亮成云朵，山村把自己引进了一句诗里

## 与空山对弈

除却风雨，日月星辰也很陡峭  
日子在流逝。清瘦的石头上  
水土也一直在流失，许多位置空下来

山还在

庙宇也在，更加空旷，空旷，空灵  
空寂，仿佛四大皆空  
风雨依然光顾。观景的，还愿的  
夜里潜入的，各怀所得

唯有日子里有过较量过的人，知道翻山跑，拐腿马，最终赢不了一块石头  
每个人都是座移动的山  
不同的是，有的用来修筑了庙宇

## 一杯冷却的茶

往低处的流水并不甘久居其下

掌心的茶叶又一次证明

经历抓，搓，揉，捻的一生  
还在于火候的拿捏  
和水的温度，才能以舒展的热情，回到春天

在人间透明的杯子里，我们起伏日子冷暖，学着绕道，拐弯  
最陡峭的四壁，落下也是向前奔波就有了层次，温度，和滋味

经过时光的冷却，守在最低处  
看三千世界，浮沉

## 隐身术

半坡上探寻的脚步  
拽痛荆棘小径，长长短短的草木  
拥着陡峭的山色藏下来

藏下来的，还有弦月，弯镰  
低头躬身的人  
和汗珠里的星星，他们

都困不住，更别提隐身的技巧  
如山野里黄荆和芭茅  
向亲近他的人出让从头到脚的一生

多像那些汗水扛着星星  
日夜不停赶路的人，满脸光阴的折痕里

父老乡邻看不到他的苦辣酸咸

## 银色手镯

身上的印迹自带年份  
每一划都有故事，日月见证过；  
时光里金贵的部分  
绳结有记载，被信任，和珍视

怀揣火焰之心，走近柴米油盐  
让一日三餐平常得咸淡都彼此相

适

靠过来，伸过去，只说两头

不分首尾，独立又牵连，一扇门一起守望

就像这些年相拥的日子  
就像此刻，我们交叉的十指  
四十年的时光  
暖暖的欢喜，已成握成一体

## 后花园

院后还应有个花园。不要太大，一张A4纸就够了

不栽花。也不栽牡丹  
那得要有亭子，要有一步三摇的慢时光

关键是，半生过去，脚步太快  
腰间细软太轻，不够丫环穿针引线的盘缠

好在，种过的庄稼，虽已披上秋风

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还很饱满  
足够挖一条带拐弯的浅沟，一个站着荷叶的池

歌蜻蜓，迎蝴蝶，洒点星星和月光

山就不必了。留几棵树桩，一个要大一点

在楚河汉界的旁边，空出茶具的座位

荷上雨露，日光照着绿茶，坐下的人，清心，明目

可留带刀客，刀要倚在院门之外

要不妨碍青草进来，花园便有生机和四季，不会成废墟

便有写诗的缘故，和可供选取的意象

而那长短分行，“短的是欢喜”，长的是喜欢

可此刻，手里只有白纸

我还得去寻找建造花园的笔墨

## 坐忘



瓶 达 章 梓 梓 摄

坐下来，镜子又一次告诉我  
白发挤占了双鬓

面对花白，我没有想到风景区山头的积雪

北风来，南风去  
远方，一直在分行里不断抵达

花落是一年，花开也是一年，那么多年了，攻略在纸上行止

而我体内的雪  
一开始就停不下来，堆积，从早到晚

每想到这些怀揣的纯洁  
我就会，对伤害我的人，也对自己所犯的错

有了宽容之心

## 井水里的星星

高处走来的事物，有胆怯的光影  
尘世藏不住太多不确定性

经过仰视到领首的人，会发现  
井水里的星星，她一直  
摇晃不定，经不起风吹和草动

井口上来去，都是匆匆意象  
那些双脚不能同时安放地上的人  
手心向上，抓取终是不及物

在人间这口深井的最低处，我看到乡邻

他们跟着犁铧，弯腰俯向低处  
把经冬果实，也把自己，种成星星

挑担人

水走了。更多的水在来的路上  
河床一直摊开自己  
挑担的人，也是摊开的部分

随着双脚的起落  
伸向更远处的流淌，重新活过来  
一条河

意义有了生动的源头

来过的鱼群，吐露  
透明的心思  
把鲜活送抵尘世的岸

如同挑担而来的人  
是救起一条河的活水，也是  
接纳回头的堤岸

逆风奔跑

曲膝。弯腰。低下身子  
拼力向前  
逆风奔跑的人，是拉开弓的箭  
不再回头

是迎风的旗帜，把卷舒的声响  
摺回胸腔，呐喊

中年之后，依然逆风奔跑的人  
是离鞘太久的刀  
学会调适风与自己的  
角度，和弧度

更懂得裁剪风口  
让自己，和身后的风  
融为风景